

凯文·E·弗雷德里克博士，《瓦尔多派》，第 5 讲，

《论卡特里派的异端》

© 2024 Kevin Frederick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关于瓦尔多派历史的讲课。这是第五节，讲述卡特里派的异端邪说。

我们这次的讲道是关于讲述卡特里派的异端邪说。

首先，我想回顾一下《哥林多前书》第 1 章第 18 至 20 节。公元 1 世纪中叶，保罗在向哥林多教会发表演讲时，面临着向因将信仰与傲慢逻辑混淆而四分五裂的会众传道的挑战。一些早期基督徒开始相信人类智慧是通往救赎的道路。

在这段经文中，保罗挑战早期基督徒拒绝人类智慧的实现会带来个人救赎的观念。与这种观点相反，保罗鼓励他们接受上帝的智慧，这种智慧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显露出来，作为获得救赎的手段。一方面，人类认为人类智慧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是个人救赎的手段，而神圣的智慧，即十字架和苦难的智慧，在人类眼中似乎是愚蠢的，因为它将软弱和脆弱视为上帝拯救人类的手段。

那些强调以人的智慧作为获得救赎手段的人往往专注于这样一种观念，即通过对神智慧的智力掌握，他们可以得到救赎，而那些接受十字架的人发现，相信基督战胜死亡和他所揭示的关于上帝的恩典是获得救赎的唯一途径。早在基督教的第一代，在保罗时代，一些基督徒就强调个人获得关于上帝的智慧是获得救赎的手段，从而产生了早期教会的诺斯替教异端。这种信仰体系的结构本身就建立在二元论的概念之上，即旧约中的上帝是一个堕落和有严重缺陷的世界的上帝，他对世界及其居民充满了愤怒和谴责，而新约中的上帝是神圣的正义和救赎之神。

二元论认为物质世界及其所有缺陷都是罪恶的、受谴责的、不可救赎的，而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完全不同，可以通过获得上帝的知识和智慧在精神上实现。诺斯替教徒拒绝一切物质，而以精神世界知识为中心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救赎手段。但如果一个人相信二元论的心态，认为物质世界是有罪的，只有精神世界才是救赎的手段，那么他如何接受耶稣基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种信仰体系给正统的耶稣基督既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这一教义带来了不可调和的问题。

为了支持二元论的信仰框架，诺斯替教认为耶稣只是表面上是人，他实际上并没有在十字架上受苦。诺斯替教相信，上帝通过耶稣的教义和生活向人类传达了神圣的智慧礼物。根据诺斯替教的信仰，因为上帝是全能的，所以上帝不可能在受苦和死亡的同时仍然是上帝。

这种对耶稣受难的拒绝导致了对人类和创造的扭曲看法，即创造和人类都被视为需要拒绝和超越的东西。因为只有通过获得精神知识才能获得救赎，所以这种观念更容易谴责所有没有学习诺斯替教神圣知识的人类。在诺斯替教中，通往天堂的大门非常狭窄，只有通过信徒的思想和知识才能进入。

诺斯替教信仰体系完全没有基于上帝恩典的信仰，这种恩典在耶稣基督身上显现，并免费赐予人类。中世纪早期，拜占庭帝国东欧地区对诺斯替教信仰的兴趣重新燃起，出现了一个被称为博格米勒派的运动。早期的博格米勒派是温和的二元论者，其根源在于诺斯替教，因此，他们的许多信仰与罗马和东正教背道而驰。

他们拒绝弥撒礼仪和圣餐礼仪，拒绝将《旧约》作为圣经，拒绝相信耶稣的奇迹，拒绝洗礼，拒绝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由于他们拒绝一切属于物质世界的东西，他们也拒绝婚姻。卡特里派的领导人是独身主义者，甚至拒绝所有与动物生殖有关的食物，包括肉类、奶制品和鸡蛋。

在探讨诺斯替教在中世纪欧洲的复兴之前，我们需要对历史背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1054 年，西方的罗马天主教会与东方的东正教发生了剧烈的分裂，随后罗马天主教会内部建立了格里高利改革，这导致了 11 世纪中后期教会和社会

的重大变化。教皇格里高利试图通过各种改革净化罗马教会，包括对教会内部官员的任命建立更严格的控制，否认买卖圣职的做法、出售教会任命官员的做法，并要求所有被任命的教会领袖保持独身。

教皇格里高利不仅鼓励品行端正的教会官员批评任何醉酒、放荡行为的受命领袖，还指示平信徒追究牧师和主教的责任。格里高利鼓励天主教平信徒远离已婚或买卖圣职的牧师主持的圣礼。格里高利本想以此作为武器，迫使顽固的神职人员进行改革，但这是一种危险的武器，因为从那以后，距离完全废除牧师并不远，正如后来的教皇和巴黎教会法学家所意识到的那样。

公元 1100 年，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罗马天主教会内部。12 世纪是宗教动荡的时期，平信徒试图在宗教生活的伟大复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罗马天主教领导层错过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来回应天主教平信徒在寻找意义时的迫切需要，也没有解决将教育平信徒作为其神圣职责的一部分的需要。

相反，他们认为教会及其宗教知识分子是神圣真理的保护者和守护者，他们认为真理太神圣了，不能托付给俗人。因此，他们只让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并在教会中受过圣职的人才能辨别真理。事实上，教会的所有宗教文本，包括圣经，都是用拉丁文写的，这意味着只有不到 2% 的人口识字。

修道院、女修道院或大学以外的人几乎都缺乏教育，这使得普通人无法理解异端教义和正统信仰之间的区别。由于教会的政策严格控制谁能获得圣经和教会知识，从而将信仰笼罩在宗教秘密之下，到 12 世纪上半叶，有许多异端传教士四处游荡，他们能够接触到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并使他们接受新的思维方式。在同一时期，社会中的封建主义，一种财产所有权和财富的经济制度，由一小部分附庸阶级控制，并由更大的农民阶级维持，农民的劳动养活了财产所有者。

这种社会和经济结构在整个西欧变得更加组织化。随着军事化城邦的发展，一种新的职业民兵阶级，即骑士，开始出现。他们被雇佣和训练，为整个欧洲广泛发展的城堡和防御城镇提供武器。安全城市的兴起也见证了工匠和小企业主组成的中产阶级的增长。

富裕的地主通常被称为王子，并成为这些社区的统治阶级。在法国，这些王子与法国国王建立了政治忠诚，并通过组建军队来支持国王来支持他们的效忠。直到公元 1114 年，西方还没有关于异端二元论的报道。

整个 11 世纪，博格米勒派进一步向东传播，传遍了拜占庭帝国。到 12 世纪初，博格米勒派开始向西欧派遣传教士。早在 12 世纪中叶，法国的卡特里派牧师（被称为 Perfecti）就都使用一本与保加利亚和君士坦丁堡的博格米勒礼拜手册相同的礼拜手册。

1143 年，一位天主教主教和他的同伴在科隆市接受审判，人们普遍认为，卡特里派在西欧已牢固扎根。早在 1145 年，卡特里派就出现在法国南部朗格多克地区的图卢兹市周围。到 1160 年代，卡特里派已传播到法国北部、荷兰和意大利部分地区。

记录显示，12 世纪卡特里派的标准礼拜语言是拉丁语，这意味着他们的主要受众是教会和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来自拜占庭帝国的卡特里派传教士可能带来了卡特里派仪式的拉丁语翻译，这使得卡特里派在西欧迅速传播。这些手册随后被皈依卡特里派的法国牧师和僧侣抄写。

每个社区受过教育的卡特里派信徒的任务是向家人和成员分享卡特里派的基本概念。卡特里派是基督教的一种信仰，但它强调上帝的二元性，否认耶稣的人性，这使得卡特里派在东正教看来成为神学异端。与瓦尔多派和天主教会的关系不同，卡特里派有自己的书面材料和正式结构，与天主教信仰无关。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开始理解卡特里派和瓦尔多派之间的冲突。1184 年之前，瓦尔德斯的问题是一个牧区问题，是传教士贫困的强烈呼吁与机构神职人员的仪式合法权利之间的冲突。瓦尔德斯和他的追随者被期望将他们的热情置于一个不认同他们对使徒贫困的狂热追求或他们重生的使命感的等级制度的管辖之下。

巴尔德斯被教皇称为叛教者，被罗马天主教会逐出教会，不久后被里昂当地主教驱逐。由于这次流放，巴尔德斯的追随者们采纳了福音座右铭，即成对被派出去传教和教导福音。为了表明他们对罗马母教会的忠诚，以及他们自己对卡

特里派异端的认识，巴尔德斯和他的追随者派遣一对对传教士前往法国朗格多克地区反对卡特里派，并教育公众了解东正教天主教和卡特里派异端教义之间的信仰差异。

朗格多克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人民的语言，在法国的这个地区，人们使用的通用语言是普罗旺斯语，这与里昂的地区语言相同。到 12 世纪末，瓦尔多的追随者，被称为里昂穷人，在这一地区的中产阶级和农民中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够从圣经和白话文中传授基督教信仰。他们还体现了谦卑和温柔的精神，展示了耶稣的教义和生活方式的融合。

瓦尔多派有效地利用这种方法向朗格多克各地的信徒指出了卡特里派异端的本质，并在减缓卡特里派影响力的传播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由于瓦尔多派有效地赢得了普通民众的心，到 13 世纪初，卡特里派越来越依赖使用民众的语言来扩大影响力。在里昂贫民会存在的最初几十年里，另一位精通拉丁语的法国天主教学者加入了里昂贫民会，为该运动提供了所需的思想和完整性和深厚的神学基础。

这位学者名叫韦斯卡的杜兰德。他最大的贡献是名为《反异端之书》的文献，该文献致力于解决异端卡特里派及其信仰问题。杜兰德提供了高度发达的神学大纲和一套指导方针，以有效地对抗卡特里派的错误信仰并赢得民众对母教会的支持。

《反卡特里派之书》是杜兰德对瓦尔多运动的最大贡献，甚至被罗马天主教的主教们视为反对卡特里派异端的有效工具。由于瓦尔多在反对卡特里派异端方面非常有效，许多主教都不愿谴责瓦尔多的追随者，即使罗马教廷将他们定为异端，许多主教仍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对自己的反卡特里派说教感到满意，因为当地人听从了他们的说教，所以这种说教是有效的。因此，瓦尔多和他的朋友受到了民众的青睐，并在当地天主教高层中享有相对较高的声誉。

他们之间唯一的争议在于瓦尔多派的传教方式。随着卡特里派在之前几乎完全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地区影响力迅速增长，教皇对这一异端邪说做出了最严厉的反应，他宣布对卡特里派运动进行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是一场只有教皇才能发起的战争，目的是保卫基督教世界免受异教徒的攻击。

十字军东征也可以用来收回异教徒占领的土地和财产，并得到被称为十字军的天主教信徒的效忠。圣十字军是拿起武器对抗教皇指定的敌人的士兵，但与雇佣兵和征兵有以下区别。十字军的动机不是金钱或财产的回报；相反，他被给予赦免，可以完全赦免他迄今为止犯下的罪行，他作为十字军士兵的行为被视为他的忏悔。

最后，十字军向上帝发誓，公开约束士兵的良心，并凭良心履行誓言。针对卡特里派的十字军东征是教会首次号召反对脱离天主教的西欧人。1205 年，第一次针对卡特里派的重大破坏发生在朗格多克的贝济耶社区。

十字军在他们肆无忌惮的激情和愤怒中占领了贝济耶的整个社区。这座城市很快就被袭击者占领，市民们纷纷涌向天主教堂寻求庇护。教堂和城镇都被洗劫一空，所有居民都被屠杀，神职人员、妇女和儿童都在教堂内被杀害。

当军队的领导人没收了随军人员的战利品后，该镇被烧毁，据说在战役开始时，十字军的军事指挥官阿诺德·阿马尔里克曾被问及袭击者应该如何区分异教徒和天主教徒。据说他回答说，杀了他们所有人，上帝会知道他自己的。大屠杀发生时，贝济耶大约有 10,000 人，几乎没有人逃出来活下来。

此后再也没有人对整座城市进行如此不分青红皂白的破坏，但卡特里派社区在许多其他城镇遭到镇压，直到 1229 年，对卡特里派的十字军东征才逐渐消退。卡特里派异端被牢牢遏制后，教皇的愤怒在 1230 年代初开始转向瓦尔登派。到 1250 年，教皇已经创建并广泛分发了一份标准化和系统化的操作手册，供所有宗教审判官在审判和定罪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异端时使用。

总而言之，首先是卡特里派，后来是瓦尔多派，他们试图通过解决中产阶级对上帝与人类之间精神关系的意义和理解的探索来填补公认的空白。这两个运动都发誓要贫穷，并开始用白话传教。卡特里派的信仰与罗马天主教會的信仰背道而驰。然而，瓦尔多派用人民的语言传道的做法对教會构成了太大的威胁。

由于卡特里派的二元论思想，他们相对容易被排斥和视为异端。他们和早期教會的摩尼教徒一样，认为旧约中的上帝不是新约中的上帝，耶稣不是完全的

人，因为上帝不能受苦。对于今天的主流基督徒来说，这种思想可能很容易被排斥为异端，但它是一种诱人的替代选择，可以取代对基督教信仰的严格控制，这种理解仍然隐藏在一种难以理解的语言中，其信仰从未有效地传授给大多数人。

罗马天主教会因为卡特里派运动而受到威胁，但对天主教会更大的威胁来自于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信仰大多是天主教，但他们敢于派遣谦卑贫穷的传教士成对地去用人们能听懂的语言传播上帝的话语。这是主的话语。感谢上帝。

这是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关于瓦尔多派历史的教学。这是第 5 节，讨论卡特里派的异端邪说。